

● 邵 纯 著

魯迅

思想巨人



新疆人民出版社

巨人系列丛书

思想巨人鲁迅

邵 纯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思想巨人鲁迅
邵 纯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 插页 181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4122-4/1·1507 定价:14.00 元

读不尽的鲁迅

〔代序〕

当代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受到鲁迅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总归是存在的。然而，人们接受影响的方式不同，效果不同，经历不同。这里说的是鲁迅对我的影响；这本书，正是鲁迅影响的产物。

1954 年秋，天津市汇文中学筹办了一次隆重的大型活动：纪念鲁迅逝世 18 周年。当时 14 岁的我读高中一年级，偏爱我的班主任康静容老师指定我领诵郭沫若的长诗《鲁迅先生在看我们，鲁迅先生笑了》，那演出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多月后我便退了学，到一家私营小工厂学车工去了。所以，这次纪念鲁迅的活动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件大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后来，在我的业余读书生活中，时常捧着鲁迅的著作。由于敬仰，读先生的文章时精神高度集中，很自然地加深了记忆，不仅能够背诵先生的一些杂文（如《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我至今也不明白“纪念”为什么写成“记念”），而且能背诵一些小说的片断（如《祝福》《孔乙己》《阿 Q 正传》）。1964 年夏，十位老工人凑了 22 元钱，

送给我一套《鲁迅全集》。为答谢这份珍贵的礼物，我请他们共饮了一次酒，酒后我朗诵了《在酒楼上》的片断：“……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我被这无与伦比的文字所折服。

鲁迅的作品，差不多伴随了我整个的青少年时代。然而，背诵不等于真正的理解，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鲁迅的理解是多么肤浅乃至可笑！

“文革”中鲁迅也是遭了难的。由于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的著作没有被禁止，但却成了派性堂皇的祭品。对先生的文章或语录，寻章摘句，各取所需，胡乱引证，任意歪曲。1967年乌鲁木齐武斗逐步升级，我曾逃往内地，隐居在天津南开大学半年有余。南大的两派群众组织（“卫东”与“八一八”）打得很凶，往日温文儒雅的莘莘学子们，一下子变成了昏头昏脑、失去理智、蛮横凶悍的团伙。记不清是哪一派斗昏了头，在“战斗”中引用鲁迅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下子被对方咬住不放，和“四个伟大”联系起来，欲置敌手于死地，我亲见了那场恶斗。

在林彪、“四人帮”跋扈的那些年月里，伟大的鲁迅成了他们任意发难的工具，1958年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被打成“毒草”，却把1938年没有注释的二十卷《鲁迅全集》拿来翻印，由于没有注释以便他们任意解释。

一会儿为阶级斗争服务，一会儿为路线斗争服务，一会儿为“批林批孔”服务，鲁迅被严重地歪曲了，被蛮横地亵渎了。这对于不了解鲁迅的人们，或如我这样的一知半解者是有消极影响的，有些人误认为鲁迅的作品和“左”的“斗争哲学”是可以划等号的，同时还认为鲁迅太尖刻，不宽容，难于团结大多数，等等。

进入 80 年代以后，由于文化禁锢的解除，人们一下子看到了许多过去的禁书，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人的作品随处可见，我也一本一本地买，走马观花地读。老实说，上述原因汇集在一起，鲁迅在我心中减轻了分量，鲁迅的作品似乎过时了。持有这种态度的人绝非我一个。二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斗烦了，更斗怕了，且不说被打成什么分子，即使侥幸无恙，靠整他人以保全自己，也依然终日战战兢兢，总有在劫难逃的恐惧。一经解放，便希望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永远告别，不愿意再斗，而是喜欢听爱说爱，让世界充满爱。如王蒙先生，挨了那么多整，在 70 年代末却提倡“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与鲁迅当年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径庭，这说明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因此，许多人追求轻松、愉悦、平淡，甚至寄情中庸。有好几年，我都处在这种情绪中。

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不知为什么，也不知具体地起于何时何原因，鲁迅在我心中再度高大，再度神圣，再度辉煌了起来。已达天命之年的我，再读先生的作品时，那真切的感受已大异于青少年时代单纯的敬佩了。特

别是先生的杂文和书信，确有振聋发聩的神功，每读一篇，只觉得深刻，深刻，入骨入髓的深刻！正气，正气，凛然无畏的正气！先生以爱国爱民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一切假面具撕得粉碎，把藏污纳垢的八股击得粉碎，把一切深藏在人们灵魂中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一个“真”字就是鲁迅的灵魂。

读鲁迅的作品不仅要用眼睛，不仅靠一定的文化，还要借助人生的经历和磨难，借助经验和教训，借助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知识去感悟，去印证，去品味。没有这些条件是难于真正读懂鲁迅的！我敢说，一个青少年读鲁迅和一个饱经沧桑的人读鲁迅，简直是两回事！怀着无比的虔诚，我在1990年和1993年曾两度去绍兴，分分秒秒地流连于一切与鲁迅有关的地方，痴迷地追寻着先生沉重的足迹，思考着先生为什么把中国的人和中国的事看得那么透辟！我的精神世界需要鲁迅的作品来支撑！我这样的人绝非少数，而那些企图否定鲁迅的人浅薄卑劣到不值一提。

近年来出现了“鲁迅热”。1995年5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以《民族魂》命名的丛书，介绍鲁迅的作品，其“代前言”中说——

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在充分的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大环境中，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看去，比来比去，发现还是鲁迅深刻，还是

鲁迅的作品耐读。

作这样的猜想大概并不为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无论历史的文化筛选多么苛刻，即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也只能是鲁迅。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它说出了许多正直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心声。鲁迅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的作品，他的人格，他的魅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筛选。是铁是钢都会生锈，然而鲁迅是金！永不生锈而且永远发光。鲁迅的作品不是一闪即逝的雷电，而是永远燃烧的圣火！

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面临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任务，这任务是很艰巨的。从十几年来的某些经验上看，我们特别需要鲁迅，需要他的人格榜样，也需要他的作品的教育和战斗作用。

鲁迅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苦斗了一生。他曾与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进行过绝不妥协的较量。除开那些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之外，作为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思想家的鲁迅，最关心的是什么？鲁迅的一生都在思考着“立人”与“立国”的关系，他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以下的真知灼见之中——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什么是国民性？

国民性也被称为民族性，民族性当中有优秀的东西，也有消极有害的东西，其消极的东西，又叫劣根性，比如中国人特别讲“面子”，由此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坏事来，为了面子可能损公利己，损人利己，乃至贪赃枉法。又如，有些中国人的官瘾特别大，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可以达到神经失常的地步，如《儒林外史》中的那个范进。再如，爱搞形式主义的东西，八股文统治了千年之久，旧八股垮台了，又出现新八股，借以藏污纳垢……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不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是指那些消极有害、根深蒂固的坏东西，即劣根性。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我们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如热爱祖国、勤劳刻苦、尊老爱幼等等，同时要花大气力克服那些具有腐蚀作用的劣根性，造就出精神上健全的新人，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要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摆脱腐朽的社会制度，必须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即进行推翻旧政权的暴力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着眼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诚然，暴力革命能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旧的政权，但并不同时扫荡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旧思想、旧意识，而这些旧东西并不专属于某一个被推翻的阶级，而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列宁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千百万人的习

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著名论断。列宁说的“习惯势力”与鲁迅说的“民族性”或“国民性”在内涵上是十分相近的。鲁迅敏锐地注意到了列宁的论断，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联系列宁的论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列宁，引者注），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二心集》

列宁是革命领袖，鲁迅是革命文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殊途同归。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国家，19世纪后又受到列强的侵略，淀积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性尤其沉重。鲁迅，正是从这里入手，寻求振兴中华民族之路的。实践已经证明，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观点，以其深刻性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正视和研究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的时候，处处感到鲁迅一生痛切针砭的民族性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只不过

表现形式与过去不同罢了。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这与鲁迅精神完全一致。怎样把学习鲁迅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是一篇大文章，是长期的任务。这方面的宣传似嫌不够，这方面的成果似嫌不足，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说：“战斗正未有穷期。”

鲁迅是大海。全面地研究鲁迅，绝非我辈力所能及。1996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60周年，为了纪念他，学习他，我为一家报纸的专栏撰写连载的短文——思想巨人鲁迅。感谢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将9篇论文和这些短文汇集成书。

鲁迅的传记，已有几个版本；关于鲁迅研究的专著或论文是很多的，仅我搜集的资料就排满了一大书架。鉴于此，我没有写鲁迅的生平，但编了一个“鲁迅简谱”，读此简谱即可对鲁迅生平有个大概的了解。最后我要特别说一句：这本书是献给青年朋友们的一件菲薄然而真诚的礼物。

邵 纯

1996年7月24日

目 录

读不尽的鲁迅(代序)·····	(1)
-----------------	-----

第一辑

鲁迅简谱·····	(3)
-----------	-----

第二辑

爱国主义是鲁迅一生的主旋律 ·····	(35)
鲁迅的杂文 ·····	(51)
鲁迅的小说 ·····	(69)
鲁迅的散文和散文诗 ·····	(89)
鲁迅的诗作·····	(107)
鲁迅书信的价值·····	(123)
鲁迅是伟大的教育家·····	(132)
澄清对鲁迅的一个误解·····	(141)
三位将帅论鲁迅·····	(150)

第三辑

祭奠圣哲·····	(161)
要了解鲁迅先了解绍兴·····	(164)

丹青难写是精神·····	(167)
孤独中的呐喊·····	(170)
求索中的彷徨·····	(173)
最要紧的是什么·····	(176)
最大的病根在哪里·····	(180)
战斗出杂文·····	(183)
恨得有理 爱得深沉·····	(186)
钻进·跳出·创造·····	(189)
生存·温饱·发展·····	(192)
良知与品格·····	(195)
浓烈与淡泊·····	(198)
未来是傻子的世界·····	(201)
聪明人不能做事·····	(204)
无与伦比的解剖刀·····	(207)
精神探微·····	(210)
对长城的权威评价·····	(213)
关于雷峰塔的哲理·····	(216)
血的蒸气·····	(219)
三鸟害人鸦雀鸽·····	(222)
饭局的生命力·····	(225)
当心变酸·····	(228)
牙痛了两千年·····	(231)
阿Q与中山狼·····	(234)
拟人化的动物世界·····	(237)

做戏的虚无党·····	(240)
卖名者的尴尬·····	(243)
古老的鬼魂·····	(246)
奇妙的逃路·····	(249)
科学与迷信·····	(252)
是科学,不是苛刻·····	(255)
自由地看待梅兰芳的艺术·····	(258)
中国的一盏长明灯·····	(261)
以短见长·····	(265)
曹操可爱在何处·····	(268)
读书的辩证法·····	(271)
人际关系的辩证法·····	(274)
类人猿和类猿人·····	(277)
文人的操守·····	(280)
做开明的长者·····	(284)
变“送来”为“拿来”·····	(289)
林语堂始终没能理解鲁迅·····	(292)
宋庆龄的一封信·····	(295)
自信自强的号角·····	(298)
 本书主要参阅、引用的书目·····	 (301)
 后 记·····	 (302)

第一辑

鲁迅简谱

(1881—1936 年)

1881 年 (清光绪七年)	9 月 25 日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名樟寿,字豫才,后在南京读书时改名树人,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起署名鲁迅。 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曾任七品官;父亲周凤仪是秀才,体弱寿短,只活了 36 岁;母亲鲁瑞粗通文字,享年 86 岁。 鲁迅出生时家庭已由大户变小康,属于没落的士大夫阶级。
1882 年	鲁迅被父亲抱到绍兴城长庆寺,拜龙祖和尚为师父,取法名长庚。龙祖是一位不尊佛门戒律、性格豪爽、吃肉娶妻的花和尚。鲁迅喜欢他,逝世前半年还著文怀念他(见《我的第一个师父》)。
1883—1886 年	入塾前的儿童,祖母和长妈妈讲的《白蛇传》《猫是虎的师父》等故事,使鲁迅记忆犹深。长妈妈讲过许多太平军的坏话,鲁迅在逝世前一年还著文回忆过这些事情(见《病后杂谈之余》)。